

夏元瑜



老盖仙讲文史

幽默大师推崇的大师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夏元瑜



老盖仙讲文史

幽默大师推崇的大师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台湾九歌出版社授权出版。

非经书面许可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20-2008-02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盖仙讲文史/夏元瑜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8.9

(夏元瑜幽默精选)

ISBN 978-7-5633-7573-8

I. 老… II. 夏… III. 文史—中国—通俗读物 IV. C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778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
网址:www. bbtpress. com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(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:101113)

开本:790mm×1090mm 1/16

印张:21.25 字数:230千字

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 001~8 000 定价: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善言谈者，不是耍贫嘴；善文章者，也不是炫弄辞藻作文字游戏，都需要言中有物……以上所说自是老生常谈，但我读了夏元瑜先生的《万马奔腾》一书，觉得这老生常谈毕竟不诬，于此乃得又一佐证。

有人喜欢他的文笔轻松，我却更欣赏其内容的扎实。

梁实秋《从自己胸中流出》

说来说去，想当年胡适之先生在北大红楼讲红学时说的一句话，拿来形容元瑜兄的文章最为恰当。胡博士说，时常有人问他，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来，他说：“你想怎样写，能够痛痛快快随心所欲地写出来，就是好文章。”话虽简单，做起来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才拳拳服膺这两句话，可是几十年来始终达不到那种意境。现在读了元瑜兄的大作，不管是长篇大论或是小品散文，兴之所生，想怎么写就自自然然一挥而就写出来，不但妙趣横生，而且有灵性有哲理。看他的文章，有如对坐听他聊天一样的真切，这是我个人的感觉，不知道各位读者是不是也有同样感觉呀？

唐鲁孙《我的朋友夏元瑜》

夏老师文章的好已是有目共睹，可是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。他的人，才是一个无底洞，博学之外，他的本身便是个精彩的故事。手巧的人，心思亦巧，只是文章写了，又能引起更多的共鸣，这一方面是不能放弃的。

三毛《我所认识的夏老师》

我那时便肯定元瑜先生博学、多才、广交游，而且是一位有充分幽默感的人。但他生活背景与他的现状，虽然在文章中可得一鳞半爪，总是模糊不清。后来终于见面了，跟我想象的修养差不多，但外表则距离甚远。你瞧，那一袭大花香港衫（因为是夏季），活像穿在电视明星身上。表面健康情形与实际年龄至少相差二十岁。白面书生与斯斯文文的那股劲儿，跟他文章所显示的才华确乎相符。

陈纪滢《捧腹大笑兼及会心而笑

——我看夏元瑜的幽默散文》

除了如此绝顶的记忆力外，夏先生的第二种本领便是丰富的想象力。这种想象力使他能千变万化，无中生有，化腐朽为神奇，把死的说成活的。这种想象力在他的文章中也处处充斥。这种想象力，使他的文章活泼、夸张、奇幻、有趣。一般人写一件事，平铺直叙，搜索枯肠，一两千字已经词穷理拙，到了他手里，就像吹棉花糖一样，摇啊摇的，立刻膨胀起来。而且晶莹剔透，澄澈无瑕，没有一些勉强的迹象。

杨乃藩《盖仙之盖》

序

老北京的幽默

王学泰

说起来大约有二十年了，八十年代中，我做古典文学的编辑，每天沉浸在大量来稿中，昏头昏脑看了一天稿子后，往往想读点儿文学作品轻松一下。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有个“港台部”，收有几万册港台书，以台湾文学著作居多。台湾文学的各种体裁中，我以为散文为最优，其中柏杨、李敖和几位老北平作家如齐如山、唐鲁孙、夏元瑜等各有特色。齐、唐二先生的散文大陆近年都有出版，他们的作品都以写大陆旧事为主，从内容到写法都与大陆作家不同，有点“北平梦华录”的味道，使人耳目一新，受到读者的欢迎。夏元瑜先生虽与唐鲁孙先生是好朋友，他的散文虽有怀旧成分，但大多篇章还是以写台湾情事为主，其特点是以老北平人教养、心态来写，别有风味，大陆人，特别是北京人读来倍感亲切。

夏元瑜文章特点是“一读就懂，一懂就笑”，很宜于人们放松时读，可惜当时我们文学所图书馆的港台书库仅有他《弘扬饭统》《生花笔》等少量几本，不过其中也有许多令人喷饭的文章。例如《大兴水利》就是如此。侯宝林先生的名作《戏剧与方言》中有“论戏剧与水利的关系”的噱头，而夏先生这篇可以说是“论水利与食品业的关系”，文中更是笑料迭出。开头还是

一本正经地讲中国古代水利，从大禹讲到都江堰的李冰及其子李二郎，由此扯到二郎神杨戩，再一转说到当今“水利工程”的发扬，“注水牛肉”“注水鸡肉”大行其道。连制造罐头都要“以水为本”，除了少量的“猪骨头、老牛肉、退休的老来亨鸡、不幸幼年夭折的水果”外，都是水。

我常想干于此业（罐头业），商标已经想好了，以“永”字为记。因为“永”字的字形正是水，只有一小点的东西，正合乎罐头的原则。美国人就笨多了，一个哈姆——洋火腿——罐头竟紧紧地塞了一大块肉，滴水皆无。可见洋人对“水利”的利用不如我们远甚了。

中国人真聪明，对于水利之道，除了便利交通、水力发电、灌溉农田、培养鱼类等等古老用途之外，又发明出灌牛、灌鸡等等的主意来，所以水利之道在中国也特别兴盛。这叫“以水变肉”的不二法门……

这个“永”字商标的奇想，真堪令读者绝倒。即使现在想起来，也不免发笑，可做个好的相声“包袱”用。这是我与夏元瑜先生著作结缘之始，后来与研究港台文学的同道和从事出版的同仁多次谈到这位老先生。这次在大陆出版《夏元瑜幽默精选》，搜罗了夏元瑜先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作品，我想会给读者带来许多快乐和教益。

一 从“老盖仙”说起

夏元瑜这个名字在大陆还是陌生的，而台湾几乎是家喻户晓。二〇〇三年社科院组织与台湾一些学者对谈“关公”作为文化和文学形象的意义，会下我曾向一位台湾老人问起夏元瑜先生，他带有些惋惜的口吻说：“老盖仙走了。”

“老盖仙”是夏先生的自称，无论作文还是主持节目都自称“盖仙”。“盖”是台湾俗语，夏先生自己曾解释说：“‘盖’，这字大概起源于本省，以前在大陆上没听说过。‘盖’字的意义是能言善道，多少也有一点宣传不实在之事的成分。与‘吹牛’的‘吹’不同，吹者从无说成有，假的成分很多。为人在世，‘盖’则可以，‘吹’则不可。”（《谈话的技术》）

看来“盖”有点类似大陆常语“侃”。“盖仙”应是善盖而带仙气者也。

“老盖仙”也有出处，本是台湾六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。例如古龙的《那一剑的风情》其中有怪侠“老盖仙”，他自称“老夫本来就已名列仙班，已经一甲子不食人间烟火，专以百草为生”。在别人眼中，他老人家则是“一位身材本来应该很高，但经过岁月的折磨，现在已经像虾米一样萎缩伛偻，头发已经开始泛白，脸上已充满了岁月无情的痕迹的人”。手里拿着一把三弦。

夏元瑜先生以“老盖仙”戏称自己，有自嘲，也有自负。因为这个绰号通俗好懂，很快被大家接受和喜爱。因此，夏先生虽是退休后才开始写作和偶尔游戏于荧屏，但在很短时间内便声名鹊起，大红大紫，为广大众众所知、所热爱。

夏元瑜（一九〇九——一九九五）出生于北京，毕业于北平（一九二七年，国民党定都南京，北京即称北平）师大附中、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（北师大生物系建系早、设备完善，是全国最好的）。毕业后赴日本九州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深造，归国后则在北平西郊“万牲园”（即今北京动物园）任园长。一九四七年在台湾新竹任检验局分局长一年，后遂以制造动物标本和有关生物教学的教具为业。其所制作的标本，从昆虫到大象，无不栩栩如生，享誉台湾。六十岁（一九六九年）退休后移家台北，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影剧系教授舞台语言，并在美术系指导有关动物的绘画。时在电视台做主持人，受到观众的欢迎，曾获“金鼎奖有功人员奖”。从一九七五年起在《中国时报》“人间副刊”上主持“古往今来”专栏，撰写了大量传播知识和弘扬文明的幽默散文，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，陆续出版散文集二十余本，十分畅销。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，遽归道山，享寿八十六岁。

夏先生前四十年基本上生活在北平，后四十多年生活在台湾，赴台时他的思想人格和知识体系已经形成，他在台湾的成功可以说是老北平文化在异地的成就。夏先生曾自嘲地说：“不过，我倒有个心愿，我一辈子善盖，盖不可令人讨厌，要让人欢迎。于是没钱时借得到钱，该还债时躲得了债，利莫大焉。”这里用的台湾俗语——“盖”字，也带有老北平的风格，夏元瑜的能“盖”就是老北平的“能说”“能侃”。老北平的“说”和“侃”，都带有帝京特有的风趣和幽默。老盖仙的“盖”也是这样，因此可以说夏先生的作品是老北平文化在台湾的延伸。

二 “老盖仙”的作品

夏先生的主要作品就是散文随笔，最初我是抱着了解老北平的态度去读的。台湾这类作品不少，大多是大陆迁台人士写的。这些人随着年华老去，思乡情绪越来越炽，特别是从老北平迁台的，六七百年旧京帝都所积累的昔日风华，常常萦绕于怀，写作和阅读这类作品成为一种排遣，后来渐成风气。台湾文学批评家王德威先生说：“一九四九年前后，上百万的军民曾随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。他们背井离乡，常怀故园之思。到了七十年代，当令的政治论述已由彼岸过渡到此岸，怀乡者的热情也似乎因为时移事往，而渐渐由浓转淡。唐鲁孙和他的北平知交却在此时异军突起，就不能不令人另眼看待。离开北平二十多年了，这些作家渐渐老去，他们立意要记下所思所怀，自是人情之长。而相对的，他们心中的北平印象非但不曾褪色，反而益发鲜明活泼起来。”

早在五十年代，旧派学者和文人齐如山先生就写过大量的这类作品，说北平旧事，到了七十年代更盛。

北京（或北平）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。一九七十年代，唐鲁孙以一系列追怀古都饮食风情的文字引起广大回响。一时之间，像是号称“老盖仙”的夏元瑜、名报人及小说家陈纪滢、学界耆宿梁实秋，以及后来以《喜乐画北平》见知的喜乐、小民夫妇等，都曾与唐相互唱和。透过他们的文字，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。

这些作者所烘托的北平知情守礼，韵味悠远醇厚。在他们笔下，同仁堂、瑞蚨祥这些老字号总让客人宾至如归。杨小楼、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小翠花、马连良、金少山……多少角儿，名噪一时。城里的节庆喜丧永远有规有矩，从出生的洗三抓周到大去的送殡出殓，都有讲究。尤其饮食，热豆汁、涮羊肉、茯苓饼、奶酪、灌肠、炒肝儿，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、心里美……求之他处，何可复得？当然，遍布城内外的古迹名刹，宫殿园林，千万的胡同人家，还有那一大圈城墙，更是老北京安身立命的所在。这里曾是六百年的帝都，一景一物，都有它的来头。

《梦回北京——读张北海的〈侠隐〉》

虽然，夏先生也有与两宋的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梦粱录》《武林旧事》等一类内容的作品，也就是追怀旧京之作，但他自己也说：“我从前也写点回忆故乡的小文，自从一看了他（唐鲁孙）的文章后，立刻改行，绝不再提往事，因为自愧不如，趁早藏拙。”由于唐鲁孙是世家子弟，数代富贵，阅历极丰富，足迹遍中国，这些非一般人所能及。他记性又好，退休之后才开始写作，厚积薄发，笔下北平旧事、宫中习俗都可以当作史料用。夏先生有自知之明，他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领域。

（一）动物的千姿百态

现代意义的生物学是从西方传入的。夏先生属于中国第一二代的动物学家，他不仅有丰富的动物学知识，而且他如同熟练的手工工人，会操作，而且能制作第一流标本。他自幼热爱动物，自称生下来时，第一眼看到的是

收生婆，第二眼是妈妈，第三眼就是家中的小狗——小黄了。

那时家里还有匹马，我一会走路就惦着拿胡萝卜上马号（厩）去喂马。不知为什么，见了各种动物全爱得不得了，如按佛教轮回之说，上辈子一定是山中走兽转世来的。也许是真的，否则怎么会活到现在年纪一把，老妻还常说我不懂人事呢！

《我爱动物，动物也爱我》

对动物有如此的爱心，再加上丰富的动物学知识和实践，描写动物可以说是夏先生的长项。他笔下的动物世界是千姿百态的，是极其可爱的，不仅温良驯顺、欢蹦乱跳的小猫小狗，趣味盎然的猴子，就连老虎、狮子、豹等凶猛的食肉类动物，也是平和温婉，是能与人类沟通与和善相处的。有篇《鸦友》文笔明畅，感染力强，富于人文精神，真可以入中小学课本。它写老北平人与乌鸦之间的故事，文中的乌鸦也顾念友情，也懂得念旧，分离之后还记得回来看望作者，非常温情。人们一般不喜欢乌鸦的呱呱叫声，认为不吉利，但夏先生笔下的乌鸦是通人性的，可与人作平等的交流。这些篇章不仅传播了有关动物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告诉读者如何正确地对待动物。作者介绍了古人是怎样看待动物的，更多还是从现代动物学角度将动物学知识普及给读者。在电视上我们常常看到动物园饲养员把手指塞入老虎等猛兽口中，由它们任意啃咬，非常悬心，生怕猛兽一发威，把饲养员的手指咬下来。其实不然。《豹友》一文中说：“猛兽的上下二列门齿，全很细小，而且不能密接，狮、虎全是如此，所以如用门牙根本咬不断手指头，而且它跟你无仇无怨，凭什么会咬你？”猛兽的臼齿却很厉害，咬合力

度很大，如果咬到手立断。人接触猛兽时，不能把手放在白齿之上。这些科学知识随处可见，读来很有趣。

又如，人们养宠物为什么多喜欢养狗，原因很多。夏先生在《幽默的感受》中谈到的一点也很重要，就是狗会笑——“世界上会笑的动物不多，只有人类和狗科的兽类，左右口角旁有笑肌。猩猩虽颇多似人的地方，可是不会笑，既无笑肌，想必心中也绝不会觉着有什么事情值得可笑的。狗和狼虽有笑肌，也不是用来欣赏幽默的，而是用于彼此游戏，或是欢迎主人回来。我家的狗禄禄和妞妞一见我回家就轻启黑唇，莞尔欢迎，表示它们的愉快，口虽不能言，脸上却充分表示：‘你这老小子怎么混到这会儿才回来！’”

这是我们经常接触到或看到的现象，但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读到这些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这类文章在传播知识的同时，还宣传博爱精神。作者在《鸭友》最后郑重地说：“笔者——老盖仙夏氏——平常为文虽不免有点盖性，可是言及动物决不乱盖，实话实说，以广爱物之意。”

夏先生批评传统文化中对动物漠然的态度，人们对动物的第一反应往往是“能不能吃”？对身体能不能“补”？是“温补”还是“清补”？总之是围绕着口腹转。把所有的动物都视为入口之物，这种态度在其他文化中是不常见的。

（二）谈文论史说风俗

元瑜先生的父亲是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学家和诗人夏曾佑，家学渊源，十分深厚，自幼爱读文史书籍，涉猎十分广泛。四十岁以前，他生活在传统氛围特别浓郁的北京，对北京生活习俗了如指掌。其阅历及读书生活，

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其友杨乃藩说夏所写的文章中所涉及的“人也好，事也好，地也好，物也好，几十年前的掌故，稀奇古怪的逸闻，牛搜马勃之贱之微，他是什么都记得，乃能惟妙惟肖地以笔墨形容出来。所谓博闻强记，这真是绝顶的本领”。其实还有许多是书籍所不载的，例如《童发十五式》《数不清的三千烦恼丝——清末民初女人发式》都是讲特定时期和特定人群头发式样的，每种发式都附有示意图加以解释。我生在北平，对旧京习俗也略知一二。他所介绍的发式我就有不知道的，如童发中的“歪抓髻”“狗拉车”，女人发式中的“苏州撅”“达拉苏”等。这些有的知而不得其详，有的闻所未闻，颇令人长见识。夏先生把经历过的事情记载下来，也就是历史的第一手资料。如清末公派学生去外国留学，为此还拟定了鼓励出国留学的章程。章程中制定了留学生回国后可授以相应功名的规定，如“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，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，给以进士出身，分别录用”。授予洋学堂专科毕业生以“进士”，这使得一些八股出身的正宗进士颇为不满。湖南的王闿运写诗说：“愧无齿录称前辈，喜与牙科步后尘。”讽刺西洋医学院牙科毕业生被授予进士。但哪位被授予“牙科进士”了，大多记载语焉不详，夏先生在《“夏文端”公访问记》中说，“北平城里最早的一位牙医徐景文就是‘牙科进士’”。

夏先生更喜欢谈人们常见而很少了解的话题，如假钞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及古代怎么做假钞，如刽子手的职业生涯及其家传秘诀、县大老爷升堂问案的规矩、红白喜事的礼券、老北京扶乩的趣闻，等等，都足以令人读而忘倦。

(三) 处世之道现代性与传统风范

在夏先生的作品之中，最能反映他的个性、思想和最给读者以教益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文章。夏先生虽然工于描述，但更善于议论，善于说服人，或是以嬉笑怒骂的态度来度化人。他关注人生在世的各个方面，我们看他一些文章的题目便可知一二：《初次见面的朋友》《和朋友一块去吃饭》《家中日常生活的礼貌》《享受宁静的自由》《酒席上的风云际会》《看重自己，关心别人》《探望病人》《面对洋人的丑态》《千骗万骗不如不骗》《合理的谦恭》《话出无心伤自身》《开不得的玩笑》《经得住开玩笑的是圣人》《礼多人不怪》《管闲事落不是》《乡愿作风使不得》《车轱辘话》《“损人”和“利己”的选择》《解气之道》《三家两代，效法谁家？》。这还不是全部，还有许多告诉读者如何处理好与父母、兄弟、姊妹以及朋友、邻居关系的文章。

夏先生认为，现在地少人稠（台湾尤甚），竞争十分激烈，人们忙于“挤”，脚步一慢，怕赶不上竞争的脚步，于是对旧有的文化固然不屑一顾，新文化也没有工夫接受。这样大有告别文明、返回野蛮之势（即返回丛林法则）。夏先生所讲的处世为人之道，既有传统的老北京所固有的“温良恭俭让”，也包括西方传来的博爱原则。他认为每个人“心中原有燃料，你要有点着它的方法”，这样才会引来对方的温暖。作者还强调与人交往，最重要的就是平等待人，要尊重对方，没有这一条，仅仅虚与委蛇、讲讲礼貌是远远不够的。

儒家的伦理学的原则大多是指导熟人社会的，而我们面临的更多的是生人社会的问题。例如，人们乘计程车，与司机仅一遇，如何相处？夏先生认为关键是“一定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，才构成互相为友的基本

条件”。他举了好几个例子，很有趣。夏先生认为在此基础上和蔼待人，就不会被人们讨厌，甚至得到人们的喜爱。即使偶遇小愤，也要分清和权衡利害，学会短暂的忍耐，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快乐。他不仅这样写，也在这样做，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。夏先生描写了他受到民众欢迎的情景：“走在路上的‘老盖仙’真拉风，一会儿计程车司机停车下来大叫：‘夏教授！’一会儿迎面来个人和他握手。一位小贩试探着问：‘您，您是“老盖仙”吧！’后面气喘喘地跑来个初中生怯生生地叫道：‘夏爷爷！我是您的读者，请给我签个名。’去拿相片，小姐的第一句话是：‘夏爷爷！您好。’这些人都是盖仙迷，虽然‘老盖仙’一个也不认得，但他仍然和他们高兴地握手、挥手，口中说：‘您好！一半天儿，再到您那儿坐坐。’您瞧！像不像北平胡同里啊！”（秦台英《多才多艺的夏元瑜》）

真是“但问耕耘，莫问收获”，然而有耕耘，必有收获。

三 “老盖仙”的幽默特征

（一）屈己下人的态度

老北京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“温良恭俭让”，其核心就是谦和，能够屈己下人。夏先生开始写作已经年届六十，又是留学生、大学教授，很容易居高临下拍老腔，教训眼下的黄口孺子。可是，作为老北京人的夏先生不会如此。旧时，即使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，跟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说话也是一口一个“您”。夏先生的文章许多是以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为内容的，不能“口不臧否人物”，更不能不“论列是非”。于是先生多以自己取比，调侃自己，首先说自己写作都是混饭吃的，卑之无甚高论，甚至是掺

水的文章：

我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出了一本《生花笔》，其中有篇《大兴水利》。看了题目好像是篇讨论国家经济发展的宏文巨制，但是爱护老夫的读者心里有数，知道我绝说不出什么经国济民的大道理来，一定是些街头巷尾的芝麻绿豆的小事。不过如用扩大镜头把颗绿豆照出一张放大几百倍的相来，圆圆、光光，闪烁着黄绿的光芒，也许挺好看，能蒙蒙人，使人一时不察，误认为是什么绿珍珠、绿宝石。等您定一定神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用了一颗绿豆在那儿骗人，目的无非博人一笑而已——盖仙之技不过如此。既没有文艺上的价值，也扯不上响应国策。仅是把欢乐带到人间，也算不得心怀叵测。

《掺水的行业》

这是老北京的风范，也符合喜剧表演的规则，就是自觉把自己放在低于观众的位置上，让观众有一种优越感，这是构成笑的基础。正像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笑的根源之一，“就是突然发现自己的优越”。如果作者要是高高在上，以教训人口吻说话，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斥拒感，怎么能发笑？

（二）正言若反叙述风格

夏先生写到负面的事物时，他不以批评的口吻出之，且看他如何叙述制造假币：